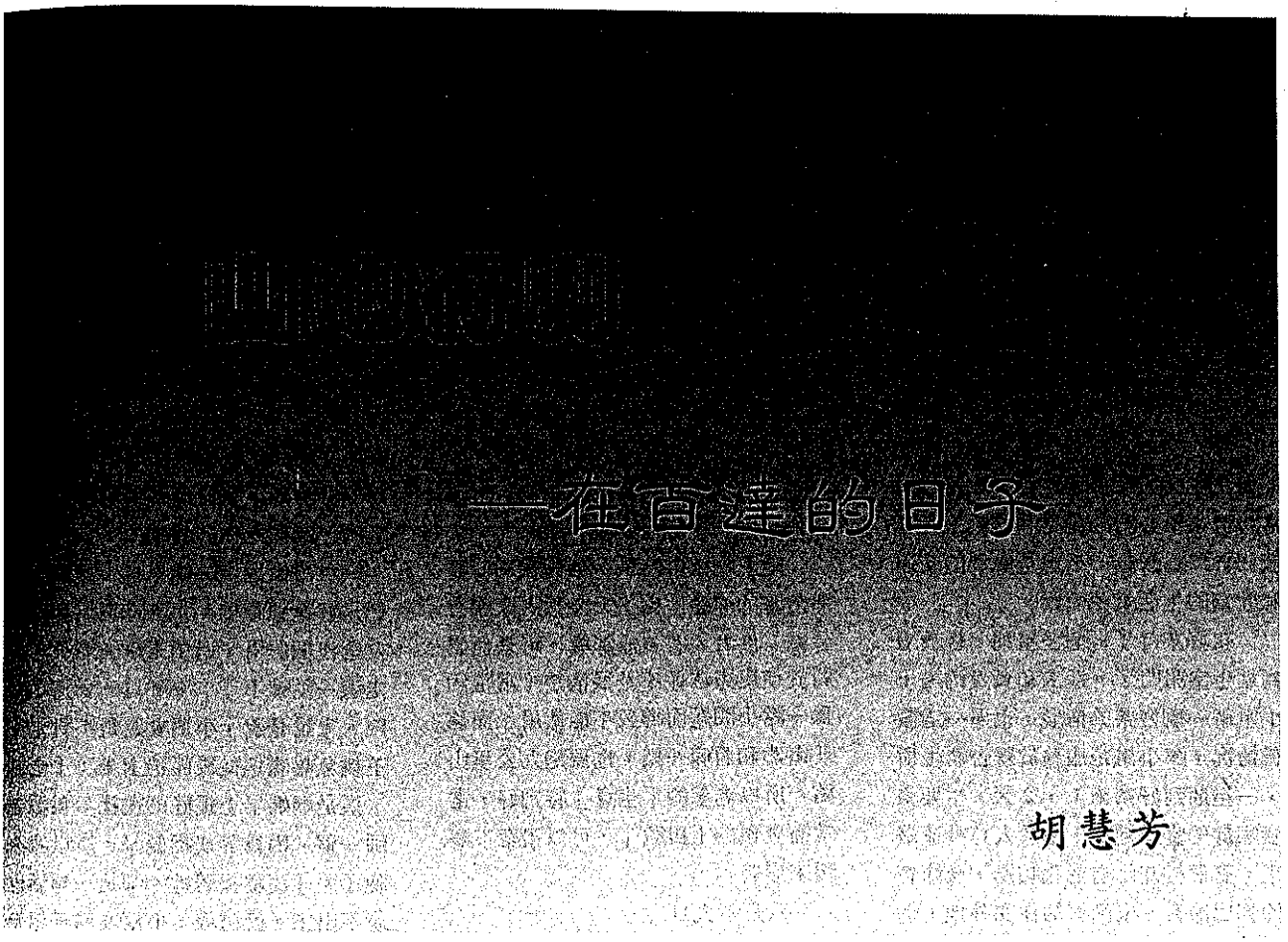


在高達的日子

胡慧芳

八月四日

好茶村四面環山。無論你向東走或向西行，始終有一片蒼鬱在迎接你。整個好茶就像是顆托在山靈掌中的明珠。每天開門見山的日子，却也總看不膩它的雨霧陰晴重巒疊嶂，仔細看看眼前的這群山，由明朗到晦暗，竟是五座山峯相疊而成，遠近的層次感，太陽清晨光影變幻，都令人目瞪口呆。每天早上六點到蔣媽媽家買饅頭的路上，我總是拚命的看山，連眨眼都捨不得，却是愈看越貪心，怎麼也看不夠。

最奇的一次，要算今天下午了，正在灶邊生火煮飯（註一），其他家人排練晚上的「勞基之夜」。身旁的青草忽然抬起頭來：「媽媽（註二），妳看！」——豔紅的夕陽染紅了整個天空，染成了一個赭紫的山，還兀自帶著金紅色的反光；往教堂的方向，却是濃雲密布，山雨欲來，陰沉而厚重；兩壁山的對面，那座山却不爲所動，夕陽或雷雨都沾染不上它，仍然是一片依舊的翠綠——在黃昏的一剎那，山的三種容顏竟能同時讓我們看到，實在太幸運了啊！

八月十日

午後二點是家訪時間。看看分配的區域——哦，展望巷，沿路走來，沿路欣賞山上朋友的家。這裏每一幢房子都不一樣，牆壁上是雕刻的石板，庭院中有石板的桌椅和小徑，滿滿種種著朝鮮草。房子裏始終一塵不染，淡色的石板鋪地，一天要拖好幾次地呢！所以停水是主婦們最大的煩惱。

村子裏空戶不少，大多是舉家遷到山下就業求學，只有豐年祭前後才又回來。留在山上的人，有一部分是夫妻中有一人在山下工作，另一人留在山上照顧家裏及田裏。在山上有限的生活資源中要求一家溫飽，並不是件輕鬆的工作。下山後，大部分的人去工廠，也有人去遠洋。

父母生活奮鬥，常常無法做好親職教育。走到展望巷中段，看全金龍，全身濕濕的——「你去游泳啦？」山上小朋友下午二、三點常會到溪裏游泳。「不是啦，老師（註三）我剛剛拖地。」「爸爸媽媽在不在？」（搖頭）「他們到田裏去了。」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「不知道，明天或後天吧！老師，我都自己弄吃，我會做甜不辣，我也會洗衣服……」小小的身子，一溜煙又跑不見了。

八月十四日

「你們到山上去幹什麼？」「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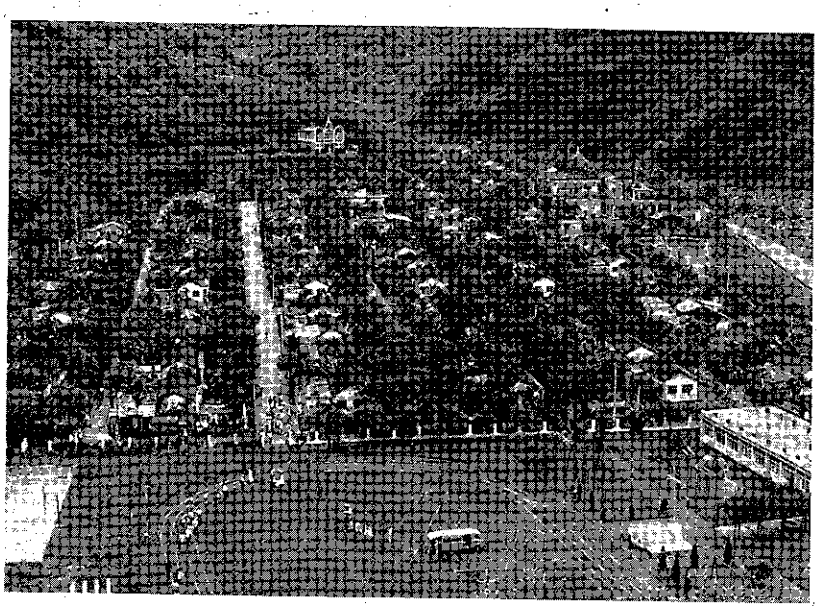
山上的人交朋友啊！」很有意思呢！朋友，包括了尊重和平等，種族差異常會帶來不必要的偏見和岐視。其實我們自以爲優越，不過是便利的交通和豐富的生活資源而已。

在好茶待了一個多星期，終於看到衞生室開門了。進去和負責的護士小姐聊一聊好茶的情形，也看一看設備情況。陳小姐是服務於霧台衞生所，一星期到好茶來１、２天，主要負責家計的宣導追踪。由於人口外流嚴重，整個村莊已有老化趨勢，該節育的都已節育，未節育的住在外地，也是鞭長莫及，陳小姐常爲交不出工作成績而苦惱。衞生室的設備十分不齊全，要抽血也找不到橡皮管，藥物只有二、三種，派不上大用場，因爲衞生室功能不彰，所以村民大多騎車下山看病，「路不算遠，只有九公里而已。」

晚上吃飯的時候，老爹提到他修理電器的經驗。山上大多數人家都有音響，也有人有錄放影機。可是他們對於使用方法並不是很清楚，常常因爲一點小問題而導致不能使用。而修理電器和看病一樣，也要跑九公里山路。所以老爹的「生意」特別好，常常需要預約「掛號」、可以用席不暇暖來形容。

八月十九日

最後一天山上的日子，大家五點半起床，打包吃早飯，七點上路。村人們的依依離情自是不在話下。最讓人感動的是小朋友，我們夏令營的「學生」們。他們早早就打聽清楚我們下山的時間，每一個都精神抖擻：「老師，我們送你們到水門（註四）。」一再討價還價的結果：「好嘛，我們只好送到茶橋。」誰知道這些小朋友全沒個信用，過了茶橋「老師，再走遠一點嘛！」「不可以，太遠了危險。」說是說，小朋友還是不肯走。王桃氣喘喘地從後面追上來：「老師，這是媽媽早上編好的戒指，每個老師一個。因爲等戒指偏好，所以我來晚了。」輕輕摸著她，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就這樣，小朋友執意相送，我們忍著紅紅的眼眶好言相勸，一直走了二公里多，才硬是把小朋友留下。當小小的身影在對山消失的時候，却聽到——"老師我永遠祝福你，老師我永遠祝福你，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快樂，老師我永遠祝福你……"迴盪在山間，一遍又一遍……



註一：起灶砍柴生火是百達的基本生活要求。山上現在正經用瓦斯爐了。

註二：我們村隊係以「家」的方式相稱呼，小隊長——爸爸，理家——媽媽，其他的便是兒子女兒。

註三：山上朋友習慣稱我們「百達老師」。

註四：水門是平地與山地交叉口，距好茶９公里。

落絡、族伴在工潮却會沒愛　取驚豬男就